“哦谢特！”道格又把一个球打进了树林。

“看来你今天运气不太好啊，道格？”杰里高兴地说，他已经低于标准杆四杆了。

“大概是吧，”道格叹了口气，朝球走去。

他们跟着杰里，特蕾西靠在后面，她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问：“饶了他吧，蒙克森先生，呃抱歉，杰瑞。你看他今天不太舒服。”

杰瑞对着她微笑着。“看你面子，亲爱的。怎么都行。”

但随着比赛的进行，道格很幸运，按这样他应该能在个位数完成，可是杰里还是战胜了他，他开始公开嘲笑道格。

“伙计，我可是宿醉，头还疼的不行呢！”他咆哮道。

特蕾西瞟了一眼道格，并微微点了点头——没错就这么说。

“我今天真的不行了，杰瑞，你说对了，”道格说。“看来我得找个替补替我了。”

“替补？”杰里问。“你在说什么？”

“就像我说的，我一直在努力教特雷西一些比赛的要点，”道格说。“今天正是个机会让她展示她学到的东西。”

杰瑞窃笑着，盯着特蕾西的衣服，尤其是她的红色高跟鞋。“你确定她就穿这个玩吗？”

“来吧，”特蕾西说着，吧她的红色高跟鞋脱了下来递给道格。“你觉得怎么样，杰瑞？你跟一个女孩比能超过9洞吗？”

“你是在开玩笑吗？”他说。“我不想伤害你的感情，亲爱的，但那不是一场公平的战斗。”

特蕾西笑了，在道格则退到后面后，现在她完全控制了局面。“那我们把事情变的有趣一些？若是我在这九个洞里超过了你，那你就得做道格的投资人好不好？”

杰瑞咯咯地笑着，望着道格。“你现在是在利用你的秘书来完成交易的吗，道格？”

“嘿，我很好奇最后会是什么样的结果。”道格说。

“那要是我赢了呢？”杰瑞问道。

特蕾西试图给他一个轻浮的微笑，但她感觉这个表情做的不太自然。“给你我的电话号码如何？”

她伸出手来，杰瑞急切地跟她握了握手，“成交。”

特蕾西穿着长筒丝袜走到道格的高尔夫球袋前，拉出一个球杆，走向发球台。当她把球放在球台上时，她可以看出杰瑞在偷看她的屁股，但她不在乎，因为她有一种感觉。

她以完美的姿势打出了球，球在飞出一个高高的弧线之后，落在离洞口只有几英尺远的果岭上。

“怎么样，杰瑞？”她笑着问道。

杰瑞低下了头。“看来我拿不到你的电话号码了吧？”

“大概不行了，”道格说。

\*\*\*

特蕾西得意洋洋地开车回到了办公室。她轻松的横扫了杰里，领先他10杆。

“那太棒了，特蕾西！”道格疯了一样。“我自己也不能打得更好了。”

“现在确实不能了，”特蕾西说。“我们都看到了你在前9洞的表现。”

他们来到了道格的办公室，道格坐在沙发上，本能地交叉着双腿，以一种非常女性化的方式坐着。他示意特蕾西坐在他对面，然后笑了起来。

“什么这么有趣？”她问了一下。

“女孩不是应该交叉双腿，以免暴露在像我这样的脏男人面前吗？”

她低头一看，发现她的腿张得很远，道格看得清楚。她害羞地把双腿交叉在脚踝处，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

“嗯，”她紧张地说，“我猜你看到了些福利。”

“大概吧，”道格有些含糊地说。

特蕾西意识到他似乎性趣乏乏，同时想到她自己身上发生的事。

“道格，我能问你一些比较私人的问题吗？”她说。

道格举起了双手。“在这一点上，你知道的可能比我自己知道的更多。”

“你现在觉得我很有吸引力吗？”她问了一下。

道格像是对这个问题不怎么惊讶。相反，他只是盯着地板说，“你知道你是这家公司里最性感的女人。”

“我不是这个意思，道格，”她说。“你觉得我现在很有吸引力吗？”

他看了看她——两条又长又直的腿、优雅纤细的脖子、美丽的脸和厚实飘逸的头发——当他看完这些时，她可以从他的脸上看到他不想说出他真实的想法。

“并不是，对吧？”她说。“事实上，你现在可能发现自己对任何女人都提不起性趣，对吧？”

道格没回答。他只是盯着她看。“你呢？”他问。

“哦，我觉得我现在很喜欢女人，道格，”她说。“你是不知道，今天早上我在咖啡室里差点把蕾妮给吃了。”

通常情况下，道格脑海中会浮现出一些火爆的场面。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

“他们到底对我们做了什么？”他抱怨吟。“为什么了解你的商业知识会使我成为GAY呢？”

他们有一会儿什么也没说，直到特蕾西抬起头来。

“该死的，我知道为什么了，”她说。

“为什么？”

“因为我是靠我的性感身体来做这个工作的，”她说。“无论是在对男客户还是女客户的时候都是这样。”

“这太怪了，”他说。“这不扯淡么。”

“就是很扯淡，”特蕾西摇着头说。

\*\*\*

日子一天天过去。道格和特蕾西接受了更加激烈的身体和心理检查。

他们发现，他们的记忆是彼此生活中的一团糟。例如，道格的整个大学生涯现在都属于特蕾西，她回忆起联谊会的欺辱、桶架和大量的性行为，而作为交换，他获得了她18-22年的记忆：大部分是在商场里聚会和做零工。

(“高兴点，”特雷西对他说。“我宁愿记得和珍妮·毕格罗一起在威策尔里做椒盐卷饼，也不愿参加所有这些愚蠢的经济学课。”这并没有使他高兴起来。)

这位心理学家证实了特蕾西对他们扭曲的性取向的猜测，他们的个人生活与他们的工作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交换的时候连性取向一起换了，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于是他们接受了各种各样的测试，他么为他安排了与各种投资者的会面情况。要知道背叛他么的新本能有多难，这可是一场持久战：至少有一位潜在投资者对道格像女人一样跷二郎腿的形象大笑。他们俩人都要忍住不跟同性去调情的冲动。

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巨大的痛苦。当他们得知公司现在已经破产，无法妥善处理他们的问题时，情况就变得更糟了。他们所有的信用和现金储备都已经耗尽了，剩下的唯一希望就是即将与罗斯·詹纳的会面，他是道格的一个老大学伙伴，他代表着一家非常富有的风险投资公司。

利害关系很明确：搞定这次会议，拿到钱让自己恢复正常。要是搞砸了，那这种糟糕的情况将会一直持续下去了。

\*\*\*

“我不能这么做！”我不能这么做！我不能这么做！”道格重复着，蜷缩在他办公室的沙发上。

“天啊，道格，给点力吧！”特蕾西。“现在在这家公司工作的每个男女的命运都取决于你！”

“但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道格坚持说。“你教了我一遍又一遍，即使我记得你告诉我的一些名字、日期和数字，但是我仍然不知道如何把这些东西结合起来，吸引这些投资人。”

“道格，我们别无选择，”特雷西说。“我们还有20分钟的时间给你振作起来，否则我们都得玩完。”

他仍然不安的缩在那里，所以她决定尝试换一种说法。

“如果公司倒闭了，”她提醒他，“就没有人能解决我们脑子的问题，我们将永远陷入这样的困境。你想永远都是这样吗？”

“不，”他说，快要哭了。“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好吧，我做不到！”

道格停止抽泣，看了她一会儿。

“对了，”他说，他的脸慢慢地充满了信心。“对对，你来！你来就对了！”

“道格……”她警告说。

“没错，”他说着，坐了起来。“就应该这样！你知道关于这笔交易的一切，关于那些人的一切，关于如何工作那个房间和关闭那些东西的一切。你必须这么做。你可以拯救公司，你也可以拯救我们俩！”

特蕾西想了想，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像往常一样穿着她那可笑的高跟鞋。

“他们会希望你在那里，而不是你的秘书，但也许我可以……”

她一句话没说完，脚就又崴了。

“谢特！”她大叫着，踢开了那只讨厌的鞋子，“穿这些东西我啥也做不了！”

她低头看了看鞋子，然后又看了看道格，一个想法终于形成了。道格可以看出她的表情的变化。

“怎么了？”他问。

“起来，”她说着，走到沙发上，几乎把道格拖了起来。”我现在需要你脱下衣服了。”

“什么？”他问道，因为特蕾西开始解开他的裤带和裤子。

“来吧来吧，都脱了！”她说着，把裤子拉到脚踝，弯下腰解开鞋子。

“特蕾西，这都什么节骨眼了！”他说，她一边脱下他的一只鞋，一边扯下另一只鞋，然后轻轻地脱下他的裤子和袜子。

“哦，冷静点，”她说，轻松的打破了他的防线，解开他的领带。“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对彼此都没有性趣，我只是需要你的衣服，来都脱了吧！”

她脱下了他的领带，然后开始脱自己的衣服，拉开裙子的拉链，把裙子和她的黑色连裤丝袜一起拉下来。

“那么，你需要我的衣服来干什么呢？”道格问，他脱下夹克，然后解开衬衫的扣子。

“如果我要做这个演讲，那么我就必须去找到这个感觉。你总是穿着西装打领带，我必须穿这些才能做到这个事！”

现在，他们俩都只剩内衣了。

“但你看起来会很可笑！”道格坚持说。

“首先，道吉，一个穿着男人西装的漂亮女人可能会非常性感，”她说，低头看着自己的身体，然后看着他，然后伸手去解开她的胸罩。我想我也需要你的内衣。”

“什么？”他说。“为什么？”

这时，特蕾西已经从把内裤脱了，完全的裸露在他眼前。一周前，这可是道格的终极幻想。不过现在，他只是困惑，不带一点性奋。

“那些有蕾丝的东西让我感觉难受，”她说。“他们在扰乱我的思绪。”

“好，好，”他喃喃地说，脱下背心，脱下四角内裤。“那么，你要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嗯，”特蕾西说着，迅速穿上了男性化的内衣(她额外扭了几下，才把四角裤和T恤穿在她诱人的曲线型身体上)，“我认为完全透明是唯一的选择。”

“什么意思？”裸体的道格问道，一边帮她扣上僵硬的白色衬衫，一边帮她把她的大屁股塞进他的西装裤。

“他们会想知道为什么你的秘书在做演示，为什么她穿你的衣服，为什么她似乎对这些衣服这么了解，”她说，现在调整了乳房两侧的吊带。“实现这项工作的唯一方法就是诚实地说出为什么。”

“但如果你想告诉他们大脑试验的事，”他说着，跪下来把黑色的袜子和肯尼斯·科尔的鞋子穿在她细长的脚上，“他们会认为你疯了。”

“不，他们不会的，”她咧嘴一笑，熟练地把领带打成一个温莎结。

道格开始感到冷了，在这个穿着他衣服的女人面前感到有点尴尬。当特蕾西穿上他的黑色西装外套，从衣领下面扯出她的头发时，他拿起她的蕾丝内裤穿上了。她看着他，笑了起来，这使他更加自觉，他本能地把胳膊交叉在胸前，好像他有乳房要隐藏。

“什么那么好笑？”他问。

“你给了我一个好主意，”她说，她的嘴笑的越来越大。“今天的营销方式绝对会让这帮人永生难忘。”

\*\*\*

蕾妮的工作是在会议上做笔记，并满足任何即兴的要求（饮料、额外的笔，等等），但到目前为止，她唯一写下的笔记是“道格到底在哪里？”他们和罗斯·詹纳和他的人坐在一起进行了五分钟尴尬的闲聊，并告诉他们道格今天迟到了一点。

她看到詹纳第50次检查手表，就在她准备打开酒柜，尽量避免所有人的不安时，大门打开了。

…特蕾西——穿着黑色男士西装，打着领带，昂首阔步地走着，这是蕾妮从未见过。

“先生们，对不起，我迟到了，”她满怀自信地说。

蕾妮看着她的老板拉里，但他的笑容冻在了脸上，看起来十分不满。惠特曼先生似乎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这是什么意思？”詹纳先生非常不高兴地问。”道格·沃森在哪里？”

“不管怎么说，他已经来了，”特蕾西说，她看了看蕾妮，眨了眨眼。

“本杰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詹纳问惠特曼先生。”我来这里是来看道格的，不是某个穿他衣服的秘书。”

“我可知道，罗斯，”特蕾西说，“你从来不反对一个漂亮的女学生在第二天早上穿你的衬衫。要知道那天维姬·赖斯除了你的一件衬衫可什么都没穿了。”

“维姬……这事你怎么知道的？”

“如果你能多给我几分钟，”特蕾西说，“我将解释我如何了解维姬和珍妮弗·施特劳斯，一天晚上你不得不裸体跑，因为帕姆·特尔比把你锁在宿舍外，因为你告诉她她的屁股在牛仔裤里显得那么大。”

詹纳现在不知所措，但惠特曼似乎找到了他的话。

“嗯，林克女士，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合适的地方……”

“本，”特雷西说着，大步走到他的座位上，把一只安慰的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你想要一个地道的道格·沃森在场，现在我就给你一个。相信我。”

“道格跟你说过那些女孩的事，是吗？”詹纳问道，试图恢复镇静。”到底是什么目的？”

“道格不需要告诉我什么，”特雷西说。“因为由于惠特曼技术的最新和最伟大的发明——这种创新可以让我们变的更加富有——我知道所有道格曾经知道关于校园生活，宏观和微观经济学，交易的艺术，甚至如何打高尔夫球。”

蕾妮和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坐在那里，几乎被催眠了，特蕾西围着他们转，讲述了一个关于她和沃森先生的精彩故事，沃森先生自愿做一个实验，把他的商业知识变成了她的实验。

“就像我说的，他们还在微调，所以除了道格的销售技巧，我还得到了他对大学生活的记忆，他开手动档骑车的能力，甚至——她拉直了西装外套的翻领——他的时尚感。随着大脑技术工作的进展，或者我们最终称呼它，不会有任何无关的知识或能力转移。但现在，你已经有了我了。”

“你说你们俩都是自愿参加的吗？”詹纳的一个律师问。”为什么？”

“因为我们相信产品，就像我们相信公司一样，道格知道最好的方法——也许是唯一的方法——来说服你它的价值——就是给你一个实际的演示。我承认，副作用比我们预期的要多，但我们仍处于测试的早期阶段。”

“对不起，小姐，”詹纳说着站了起来，“但我可没有那么好骗。如果我的老朋友道格认为给他的秘书穿上他的衣服，编造这个童话故事和一些我们大学时代精心挑选的事实足以让我打开支票簿，你们一定会陷入困境。”

如果詹纳不相信，蕾妮就开始相信了。听到这个奇幻的故事突然让过去几天发生的事情在她的脑海里变的合理。特蕾西和沃森先生的行为都很奇怪。在这里，甚至在西装之外，特蕾西也和她看到沃森先生在这些会议上做过几次的完全一样。她昂首阔步地走来走去，好像她已经主宰了这里，似乎知道与每个人进行合适的眼神交流，她的声音发生了变化，清楚的知道如何卖她想要卖的东西。

“不要把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发明当成一个简单的表演，罗斯，”她说，她的信心有一点动摇，“但你认识道格超过15年，与他经历了很多事情，来问点什么，总能问住我对吧？”

“我们是在什么班认识的？”

“技巧问题：那是在一场临时准备的足球比赛中。你不小心撞了道格的眼睛，感到内疚给他买了一杯啤酒——在密尔沃基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东西了。你们唯一上过的课是一门电影选修课，你整个学期都在用是否可艹来给电影中的女演员打分。”

有一些窃笑，还有一些不满的咳嗽，特蕾西耸了耸肩，露出吃屎了一样的笑容，说：“抱歉我说了脏话，伙计们。还有什么？”

“好吧，这是他会向你介绍的基本内容，”罗斯说，但蕾妮可以看出他已经投入进来了。“我每天早餐吃什么，为什么呢？”

“米馅饼，”她不眨不眨地说，“因为这是你父母不允许吃麦片。对他们来说太吵了。”

“那天晚上在耶路撒冷……”

“那是特拉维夫，你真的想让我在所有这些人面前讲这个故事吗？”

“你想在什么时候看什么电影……”

“《午夜跑》，但女孩们拖着我们去看《海滩》。有史以来最糟糕的电影。让他们来吧，罗斯。我可以整天都这样做。”

“这就是道格会说的话，”詹纳说，然后开始接受了。

“没错！”特蕾西说着，展开双臂，做了一个“看看我”的手势。你到这些办公室来很久了，知道我和道格的关系。你真的认为我能像这样对你精心设计的骗局吗？”

“你说得对，”詹纳说，“但这听起来还是很可笑。”

“我有一种感觉，你可能会这么说，”她说，把手伸进口袋里，就像蕾妮知道道格要绝杀时总是做的那样，“所以我安排了一次额外的节目。哦，道格？”

门又打开了，当首席男性推销员、宇宙大师道格·沃森走进房间时，蕾妮的下巴也掉了下来，房间里其他人的下巴也掉了下来。他手里拿着一盘饮料，但这并不是让所有人都惊讶的原因。相反，而是道格穿着女士衬衫、裙子、细高跟鞋、长筒丝袜，甚至是女性的化妆。这个场景理应很滑稽，但道格穿着高跟鞋行走的方式，还有他的各种小动作，让这看起来像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东西。

“惠特曼先生，”他一边轻声说，一边在震惊的首席执行官面前放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奥姆斯特德先生。..。海耶斯先生……”

当他经过蕾妮时，他热情地笑了笑，蕾妮可以看出他的妆容无可挑剔。她曾看到男人在万圣节或化装会上打扮成女人，他们总是做得太过，但他的湿唇纹，一丝胭脂，甚至涂了米色的指甲——看起来刚刚合适。

“詹纳先生，我知道这是你最喜欢的苏格兰威士忌，”道格说着，递给他的前同学，他很快把酒喝掉了，有些洒在了他的翻领上。

“哦，让我给你拿这个吧，”道格说，他很快地、非常轻浮地拿起一张餐巾，开始擦污渍。然后，他对着更吃惊的詹纳露出了灿烂的微笑，继续在房间里转了一圈。

特蕾西又把手伸进口袋，对这次演示的效果微笑着。

“现在，罗斯，在你认识道格的这么多年里，你会想象他像这样吗？”

“不。”詹纳不得不承认。

“你真的认为，如果他精神正常，他会同意这样做吗？或者别人可以让他这么做吗？”

“不。”

“那么，”她就像一只吃到了金丝雀的猫，“谁要来做这笔大买卖呢？”

\*\*\*